

读陶书机

吴鹭山著



读陶 丛札

吴鹭山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读陶丛札

吴鹭山 著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92,000 印数00,001—1,7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239 定价：0.67 元

陶淵明先生像

癸亥夏月
吳思雷敬摹古畫本



陶淵明像

寒琬琰程珠珉大伪彰興誰信
他柴桑幽憤似靈均固不屈
鴻飛驚勁成羣蘭已損白茅
第望是春笑醉人時却全身
古漁燈兒一必為請節題像

本书作者题陶渊明像手迹

序 言

予自趋庭之日，辄闻晋宋时有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心窃慕之。稍长，塾师授以《五柳先生传》及《归去来兮辞》，益想见其为人。后得坊间印本苏写陶集，繙帙卒读，如疗渴饥。虽钝根陋识，浅尝辄止，然亦略窥诗人之高风亮节，迥出时辈，而其缘情寄兴之作，尽扫浮夸，特标旨趣，冲淡而有至味，自然而有矩矱，不惟超越二陆三曹，而且直与风骚乐府嗣音接响矣。

顾渊明生际纷乱，贫病交缠。既无名位于当世，又复侘傺以终身。韬光不耀，识者殊寡。颜延之为著诔词，仅称其“文取指达”，钟嵘尝下评语，亦惟云“文体省净”。于渊明皆未深知。盖文章之传，显晦固有时也。梁萧统始为渊明編集，序赞甚盛。统之言曰：“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此非具慧眼者不能道，其亦诗人之身后钟期也欤？降及唐宋，流风大畅，田园山水，泯厥异同。孟浩然拟其清，韦应物拟其淡，梅尧臣拟其古，杨万里拟其疏。各得一体，已足名家。苏轼以旷代奇才，而独心折渊明，谓其诗“质而实

绮，隳而实映。”逐首追和达一百余篇，开前人未有之创例，亦以芬馥内蕴，久而弥彰。此又足见陶诗沾丐后世之深远矣。

近数十年来，学术界研讨陶诗，披荆独造，时有发明，而歧见枝辞亦复不少。如诗人之出处心迹以及篇章所反映之现实意义等等，尚存争议，迄无定评。予每病之。养疴余暇，窃尝摭拾旧闻，略加辨析。日积月累，竟成卷帙。因名之为《读陶丛札》。所愧才拙，深究未能。强作语体，亦难达意。然千虑一得，或可供初学者参稽，不失为识途之老马耳。

吴鹭山

一九八四年甲子春书于温州谢池小轩

略 例

一、这本小册子分上下两卷。上卷杂谈陶诗陶文，计十九篇。主要是通过具体作品来研讨诗文中所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旧本编次的舛错、解释的谬误，以及近时论家们对陶诗的歧见和曲说等，都试提出，略加评议。下卷共十四篇，杂谈陶诗中的词句词义及陶诗创作艺术和诗人处世哲学等问题。

二、陶诗语言一般很明畅，但亦有隐晦难于索解的。如《述酒》一首，因为涉及当时政治问题，用扑朔迷离的句子，以掩盖其本意。又如《读山海经》十三首，除了第一首和末首语意较为明白外，其余均托兴神仙事，有浪漫主义色彩。故此特写考释两篇，以供读者参稽。凡前人评语足以发明诗旨者，亦约略拈出，附于每章之末。

三、陶集旧本有《五孝传》和《圣贤群辅录》（即四八目），经后人考订，认为是伪托之作，已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归园田居》诗原来只有五首，俗本多“种苗在东皋”一首，乃是江文通拟作被揽入者。又《问来使》一首及《四时》一章，亦是假托之作。今时流行陶集皆已删去。故在这里不另作考辨。

四、从宋代以来，即有人为陶渊明编写年谱。较著称的如吴仁杰的《陶靖节先生年谱》、王质的《陶渊明先生年谱》。近人古直、梁启超、逯钦立亦皆编有陶渊明年谱。但这些年谱对于诗人的生平出处以及作品的写作年代均尚存歧见，且亦有舛错。本书在谈论陶诗外，另写《诗人陶渊明生平事迹系年》一篇附后，或可为读者“论世知人”之助。

目 录

上卷

《命子》	1
《劝农》	5
《归园田居》和《归鸟》	8
《形影神》三首	10
《饮酒》二十首	13
《读史述》和《扇上画赞》	16
《怨诗楚调》与《赠羊长史》	18
《咏贫士》七首	21
《述酒》	25
《述酒》考释	29
《拟古》九首	36
《杂诗》和《蜡日》	41
《游斜川》	44
关于三咏	47
《读山海经》十三首	51
《读山海经》考释	54
《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	66

《归去来辞》和不为五斗米折腰问题·····	69
《闲情赋》·····	72
《五柳先生传》·····	76

下卷

陶渊明三事考·····	78
“南里”和“上京”·····	82
词义四解·····	86
词句订讹·····	89
陶诗韵例·····	93
陶诗的闲澹和自然·····	97
陶渊明是不是现实主义诗人·····	100
关于陶渊明的仕与隐·····	103
陶渊明的嗜酒及其他·····	108
贫困和劳动·····	111
寡默与任放·····	115
陶渊明的思想·····	118
颜延之的《陶征君诔》·····	122
钟嵘对陶诗的评价问题·····	126

附录

诗人陶渊明生平事迹系年·····	128
------------------	-----

上卷

《命子》

陶渊明一生写诗并不多，现存的陶集中诗仅一百余首，有四言和五言两种形式。而四言只有九首，即《命子》、《停云》、《时运》、《荣木》、《赠长沙公》、《酬丁柴桑》、《答庞参军》、《劝农》、《归鸟》等九首。这九首诗的写作时期较难确定，有的是早期所作，有的则是晚期作品。这里仅就《命子》一首试作研讨。

读《命子》诗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命子》当是陶集中较早的一首诗。这命子的“子”即指诗人的长子陶俨。第八章这样说：“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可知这子就是陶俨。陶集有《与子俨等疏》亦曾这样说：“告俨、俟、份、佚、佟”。可知诗人有五个儿子，俨乃是长子。但这五个儿子同父而不同母，俨是诗人的前妻所生。所以《与子俨等疏》又有“汝等虽不同生”之语。至于诗人的丧妻，仅在《怨诗楚调》里约略提到：“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这“始室”就是指他的前妻。古称二十岁曰

“弱冠”，据此可知其丧妻当在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以前。而长子陶侃之生及《命子》诗之作，当亦不出这一时期。旧本以《命子》编次在《停云》、《时运》、《荣木》三诗后。但《荣木》有“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之语，而《停云》、《时运》与《荣木》的体制完全相似，当皆是陶渊明四十岁左右所作。则《命子》必作于《停云》三诗以前。旧本编次不足为据。近人王瑶注《陶渊明集》曾对这个问题作了订正，把《命子》诗列在陶集第一首，颇有见地。惟王注系《命子》于晋太元十八年（公元三九三年），诗人二十九岁时所作，尚未甚愜，不如阙疑。又近人逯钦立撰《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①，认为渊明生儿时已三十五岁，越七年始作《命子》诗，时年已四十二，则恐被旧本编次所误。

二、《命子》诗中，“桓桓长沙”一节，足证陶渊明必是陶侃的后裔。命子亦是诗人对自己家世的概括叙述，自先祖陶唐氏起一直说到“仁考”。中间对西周时的司徒陶叔，西汉时的右司马愍侯陶舍及其子陶青等都有所称颂。特别是对本朝东晋陶侃的建功立业给予热烈的歌赞。如第四章第五章：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窳。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中晋”，即东晋，亦犹汉人称东汉为中汉。晋明帝时陶

侃以平苏峻功，封长沙郡公，并都督荆、湘、江等州军事。故曰“业融长沙”，“专征南国”。陶侃于逝世前一年曾上表逊位（见《晋书·陶侃传》），故曰“功遂辞归”。这与《赠长沙公》诗序所说“同出大司马”（大司马即指陶侃，侃卒后被追赠为大司马），都有力地证明了陶侃确是陶渊明的先祖。萧统《陶渊明传》及《晋书》、《宋书》、《南史》本传谓渊明“曾祖侃，晋大司马”。亦当皆可信。清人洪亮吉、闻咏等喜“索隐行怪”，疑渊明非陶侃后人^②，不值一驳。

三、从《命子》诗亦可见陶诗与《诗经》的继承关系。四言原是《诗经》三百篇的传统形式。陶集只有九篇四言诗，而《命子》则是其中较早而且是最长的一篇（共十章，每章八句）。虽然四言比之五言少了一个字，稍为拘束，欠周旋余地，但在陶渊明写来却能自然宛转。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这种四言形式里获得了充分的艺术再现。如《命子》第七章至末章，写出了诗人自己对生子的喜悦和对俨的深切期望，皆娓娓如语。尤其是第九章：

厉夜生子，遽尔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厉”，通痼，亦通癩，是恶疾，即世俗所谓麻风。《庄子·天地》说：“厉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此章前两句即用其语。意谓自己也很希望所生的儿子能比自己好些。这既与前章的“嗟予寡陋”句遥遥相应，亦引起了下面数句，写得非常真实而

饶有情味。以表现手法说，它不但继承了《诗经》的四言诗传统形式，而且在这传统形式上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

刘克庄尝说：“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又说：“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③所谓陶公最高，也正因为陶渊明所写的四言诗，不止是采用了《诗经》的形式，而且通过艺术创造体现了诗人自己的形象和性格。

《命子》诗还可与《责子》诗参读。《责子》写于诗人四十岁以后，诗中所指的五子都是小名：“阿舒”即俨，“阿宣”即俟，“雍端”即指份与佚，“通子”即佟。谓“阿舒已二八”，可知长子俨其时已十六岁了。但《责子》的情调和《命子》却有不同。《命子》属于庄而《责子》属于谐。《命子》为《诗经》式的四言诗，《责子》则是五言，为魏晋时的新诗体。但在渊明的笔底下，无论采用哪种诗体，都能做到“辞达”，同样表现了一种纯挚而慈祥的性情。杜少陵在《遣兴五首》第三首里曾说到陶渊明：“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也就是对这两首诗而言。不过老杜乃是借陶渊明以自我解嘲，并非真的对他有所讥评^④。这在读者亦不可以不知。

①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

②见洪亮吉《晓读书斋二录》及闻咏《左汾近稿》。

③见刘克庄《后村诗话》。

④黄山谷云：“子美尝困于三川，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理，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以解嘲耳。俗人不领，便以为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劝 农》

陶渊明有《劝农》诗，这首诗的主要意旨本是劝谕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近来的陶诗讨论中，却有人认为《劝农》是在教训农民。这是对诗人陶渊明的很大歪曲。这诗前面两章历陈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举后稷和舜、禹的播种、耕稼来作为农业生产的示范。而在第三章中则着重指出：“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征，农夫野宿。”把劳和逸作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表示了诗人对两种不同生活的态度。显而易见，诗人厌恶的是“趋时竞逐”的“士女”，而赞扬的则是“宵征、野宿”的“桑妇”和“农夫”。至于后面两章所说的“矧兹众庶”的“众庶”和“顾尔俦列”的“俦列”，虽然所指的范围比较广泛，但主要的恐怕还是针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而说的。

有人还认为《劝农》诗的末后一章是宣扬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这也是个值得研讨的问题。无可否认，陶渊明曾经受了儒家哲学的影响，他的思想意识当然不可能没有局限。这在《劝农》诗的末章里

也的确有了反映。但是，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地看问题。我们还应该从作品的总的精神上来理会。诗人在这里劝谕人们去参加劳动，并不是要人们永远呆在土地上耕种。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们能够读书，学习文化专业，当然也是好事情，不能不“敛衽”赞成。否则，既不去读书，又不去参加劳动，那是世间上最没出息的人了。虽然诗人在末章里对于读书强调得过分了一些，说它是“高轨”、“德美”，但并不是宣扬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把所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来要求诗人陶渊明。同时也应该知道，赞扬劳动、歌颂劳动是陶诗的主要题材。陶渊明可以说是古代诗人中突破了轻视劳动的第一人。沈德潜说：“自勉勉人，每在耕稼，先生异于晋人在此。”这评论是中肯的。

下面附带谈谈关于劳和闲的问题：

在陶渊明的《自祭文》里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之句，朱晦庵（即朱熹）以为此语是取《礼记》“身劳心闲”的意思；甚是。这不但表明了诗人参加实际劳动的深刻体会，同时也正表明了诗人对他先代的“运甓”家风^①的继承。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这两句话，接触到劳与逸的问题。劳逸问题远在春秋时的敬姜就已经提了出来。但她说的什么“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见《国语》）那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说话的，当然不足为训。而陶渊明所说的劳和